

蘇軾全集校注

文集四



張志烈 馬德富 周裕鏞 主編

蘇軾全集校注

【第十三册】
【文集四】

張志烈

馬德富

周裕鐸

主編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蘇軾文集校注卷二一

贊

延州來季子贊并引〔二〕

魯襄公十二年，吳子壽夢卒〔二〕。延州來季子，其少子也。以讓國聞於諸侯，則非童子矣。至哀公十年冬，楚令尹子期伐陳，季子救陳，謂子期曰：「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，民何罪焉？我請退，以爲子名，務德而安民。」乃還。時去壽夢卒，蓋七十七年矣，而能千里將兵，季子何其壽而康也〔三〕！然其卒不書於《春秋》。哀公之元年，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，句踐使大夫種因太宰嚭以行成於吳。吳王許之，子胥諫不聽，則吳之亡形成矣〔四〕。季子觀樂

於魯，知列國之廢興於百年之前「五」。方其救陳也，去吳之亡十三年耳「六」，而謂季子不知，可乎？闔廬之自立也，曰：「季子雖至，不吾廢也」「七」。是季子德信於吳人「八」，而言行於其國也。且帥師救陳，不戰而去之，以爲敵國名，則季子之於吳，蓋亦少專矣「九」。救陳之明年，而子胥死「一〇」。季子知國之必亡，而終無一言於夫差，知言之無益也。夫子胥以闔廬霸，而夫差殺之如皂隸，豈獨難於季子乎？烏乎悲夫！吾是以知夫差之之道，至於使季子不敢言也「一一」。蘇子曰：延州來季子、張子房「一二」，皆不死者也。江左諸人好談子房、季札之賢，有以也夫！此可與知者論，難與俗人言也「一三」。作《延州來季子贊》曰「一四」：

泰伯之德，鍾於先生。棄國如遺，委蛻而行「一五」。坐閱《春秋》，幾五之二「一六」。古之真人「一七」，有化無死「一八」。

校注

「一」 作年未詳。延州來季子：即吳季札。春秋時吳公子，吳王壽夢之季子。壽夢欲傳以位，辭不受。初封延陵，稱延陵季子。後復封州來，故稱延州來。詳見《左傳·昭公二十

年》「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」注、疏。 延陵：今江蘇省武進市。 州來：故址在今安徽省壽縣北。 季札事見《左傳》襄公十四、二十九年等處及《史記·吳太伯世家》。「引」：底本作「序」。據《東坡七集·後集》卷九改。

〔二〕「魯襄公十二年」二句：《左傳·襄公十二年》：「秋，吳子壽夢卒。」注：「壽夢，吳子之號。」 壽夢：吳王。事見《史記·吳太伯世家》。

〔三〕「至哀公十年冬」十四句：《左傳·哀公十年》：「冬，楚子期伐陳，延州來季子救陳。謂子期曰：『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，民何罪焉？我請退，以爲子名，務德而安民。』乃還。」 杜預注：「季子，吳王壽夢少子也。壽夢以襄十二年卒，至今七十七歲。壽夢卒，季子已能讓國，年當十五六，至今蓋九十餘。」 孔穎達疏：「襄、昭之傳稱延州來季子者皆是季札也。此說務德安民，是大賢之事，亦當是札。故計跡其年，言雖老猶能將兵也。」 清錢謙益《牧齋有學集補·書東坡延州來季子贊後》云：「《春秋》：『魯哀公十年冬，吳延州來季子救陳。』杜氏注曰：『壽夢以襄十二年卒，至今七十七歲。壽夢卒，季子已能讓國，年當十五六，至今蓋九十餘。』蘇子亦曰：『能以讓國聞於諸侯，則非童子。』考《公羊傳》，季子同母者四人，季子弱而才，兄弟皆愛之，同欲以爲君。古者二十曰弱冠，諸侯十五而冠。季子爲諸侯之子，當十五而冠。《傳》曰『弱而才』，則二十也。《左傳》：『諸樊既除喪，讓位季札。吳人固立季札，遂棄其室而畊。乃舍之。』曰『棄其室而畊』，則既有室家，殆是壯年，非弱冠矣。季子讓國之年，定在二十

以上。當救陳時，踰九望百。杜氏謂年十五六及九十餘，猶未核也。」案，襄公十二年爲公元前五六一年，哀公十年爲前四八五年，相距七十七年。

〔四〕「哀公之元年」六句：《左傳·哀公元年》：「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，報槁李也。遂入越，越子以甲楯五千，保于會稽，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。吳子將許之，伍員曰：『不可。臣聞之：樹德莫如滋，去疾莫如盡。……介在蠻夷而長寇讎，以是求伯，必不行矣。』弗聽。退而告人曰：『越十年生聚，而十年教訓。二十年之外，吳其爲沼乎？』」夫差：吳王闔廬子。槁李之戰，闔廬爲越王句踐所傷而死。夫差嗣立，誓報父仇，大敗越於夫椒。句踐求和。周元王三年，越滅吳，夫差自殺。事具《史記·吳太伯世家》。夫椒：山名。在今江蘇省吳縣西南太湖中。《水經注》卷二九《沔水》：「（太）湖中有苞山，春秋謂之夫椒山。」句踐：春秋時越王。爲吳王夫差所敗，困於會稽，屈膝求和。其後卧薪嘗膽，發憤圖強，十年生聚，十年教訓，終於滅吳。事具《史記·越王句踐世家》。大夫種：即文種。越大夫，字少禽，楚國郢人。與范蠡同事句踐，出計滅吳。功成，後爲句踐賜劍自殺。太宰嚭：即伯嚭。楚伯州犁之孫。楚誅伯州犁，伯嚭奔吳，吳以爲大夫，後任太宰。夫差破越後，伯嚭受越賄，勸夫差許越和。越王滅吳，以嚭爲不忠，殺之。事具《國語·越語上》。行成：春秋諸侯國之間訂立和議，求和。子胥：即伍員，春秋楚人。父奢、兄尚爲楚平王所殺，子胥奔吳。佐吳王闔廬伐楚，五戰入郢。夫差敗越，越請和，子胥諫不從。夫差信伯嚭讒，迫子胥

自殺。事具《史記·伍子胥傳》。

[五]「季子觀樂於魯」二句：《左傳·襄公二十九年》：「吳公子札來聘，請觀於周樂。使工爲之歌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。曰：『美哉！始基之矣，猶未也。然勤而不怨矣。』爲之歌《邶》、《鄘》、《衛》。曰：『美哉！淵乎！憂而不困者也。吾聞衛康叔、武公之德如是，是其《衛風》乎？』爲之歌《王》。曰：『美哉！思而不懼，其周之東乎？』爲之歌《鄭》。曰：『美哉！其細已甚，民弗堪也。是其先亡乎？』爲之歌《齊》。曰：『美哉！泱泱乎大風也哉！表東海者，其大公乎？國未可量也。』爲之歌《豳》。曰：『美哉！蕩乎！樂而不淫，其周公之東乎？』爲之歌《秦》。曰：『此之謂夏聲。夫能夏則大。大之至也，其周之舊乎？』爲之歌《魏》。曰：『美哉！風颯乎！大而婉，險而易，行以德輔，此則明主也。』爲之歌《唐》。曰：『思深哉！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？不然，何憂之遠也？非令德之後，誰能若是？』爲之歌《陳》。曰：『國無主，其能久乎？』自《鄆》以下無譏焉。」

[六]「方其救陳也」二句：季札救陳在魯哀公十年（前四八五），吳之亡在周元王三（前四七三）年，即魯哀公二十二（前四七三）年，其間相距十三年。

[七]「闔廬之自立也」四句：《左傳·昭公二十七年》春，吳公子光欲弑吳王僚，告鱄設諸曰：「上國有言曰：不索何獲？我，王嗣也。吾欲求之，事若克，季子雖至，不吾廢也。」闔廬：即吳公子光，季札長兄諸樊之子。諸樊傳位於弟餘祭，餘祭傳於餘昧。

餘昧欲傳季札，季札讓，吳人乃立餘昧子僚爲王。公子光以爲己當立，乃使罃設諸（《史記》作專諸）刺殺吳王僚而自立，是爲吳王闔廬。參見《史記·吳太伯世家》。

〔八〕「德」：茅本作「聽」，底本據集乙卷九改。

〔九〕少專：稍微專擅獨行。

〔一〇〕「救陳之明年」二句：《左傳·哀公十一年》：「吳將伐齊，越子率其衆以朝焉。王及列士皆有饋賂，吳人皆喜，惟子胥懼，曰：『是豢吳也夫。』」諫曰：『越在我心腹之疾也，壤地同而有欲於我。夫其柔服，求濟其欲也。不如早從事焉。……越不爲沼，吳其泯矣……』弗聽。使於齊，屬其子於鮑氏，爲王孫氏，反役。王聞之，使賜之屬鏹以死。將死，曰：『樹吾墓槨，槨可材也。吳其亡乎？三年，其始弱矣。盈必毀，天之道也。』」

〔一一〕「夫子胥以闔廬霸」六句：錢謙益《書東坡延州來季子贊後》云：「公子光謀弑王僚，謂罃設諸曰：『季子雖至，不吾廢也。』是季子之能廢立光也。季子謂光曰：『爾殺吾兄，我又殺爾，是兄弟父子相殺無已時也。』是季子之能殺光也。夫差阻兵上國，暴骨如莽，季子將兵出境，專命罷兵，夫差不敢片言誰何。季子非有所鯁避，蓋知其必亡而不諫也。蘇子謂夫差不道，殺子胥如一皂隸，使季子畏而不敢言，猶淺之乎視季子也。」案，《史記·伍子胥列傳》：「當是時，吳以伍子胥、孫武之謀，西破彊楚，北威齊晉，南服越人。」此即「子胥以闔廬霸」所本。

〔一二〕張子房：張良。漢高祖謀臣，以功封留侯，後退隱學道。

〔一三〕「此可與知者論」二句：語出司馬遷《報任安書》「然此可爲智者道，難爲俗人言也」。

〔一四〕「贊」字前茅本有「子房」二字，底本據集乙及明刊《文粹》卷四三刪。

〔一五〕「泰伯之德」四句：謂吳太伯讓國之德行鍾於季子一身。《史記·吳太伯世家》：「吳太伯，太伯弟仲雍，皆周太王之子，而王季歷之兄也。季歷賢，而有聖子昌。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，於是太伯、仲雍二人乃奔荆蠻，文身斷髮，示不可用，以避季歷。季歷果立，是爲王季，而昌爲文王。太伯之奔荆蠻，自號句吳。荆蠻義之，從而歸之千餘家，立爲吳太伯。」又「太史公曰：孔子言：『太伯可謂至德矣，三以天下讓，民無得而稱焉。』……延陵季子之仁心，慕義無窮，見微而知清濁。嗚呼！又何其閱覽博物君子也。」「泰」：通「太」。委蛻：如蟬之脫壳。

〔一六〕「坐閱《春秋》」二句：《春秋》所記起魯隱公元年（前五〇九），迄魯哀公十四年（前四八一）西狩獲麟，凡隱、桓、莊、閔、僖、文、宣、成、襄、昭、定、哀十二公，二百四十二年。季子年踰九十，歷襄、昭、定、哀數公，幾近春秋時代五分之一。

〔一七〕真人：道教謂修真得道者。

〔一八〕有化無死：錢謙益《書東坡延州來季子贊後》云：「蘇子考季子之卒不書於《春秋》，又謂其化去不死。《春秋》外大夫例不書卒，無可援據。左氏敘事，信鬼而略

仙。弦高仙去不書，王子晉上賓不書，萇弘化碧不書，范蠡去越不書。吾謂季子退師之後，亡國之前，非遁去即仙去，故左氏闕而不書也。」

二疎圖贊〔一〕

惟天爲健，而不干時。沈潛剛克，以燮和之〔二〕。於赫漢高，以智力王。凜然君臣，師友道喪〔三〕。孝宣中興，以法馭人。殺蓋、韓、楊，蓋三良臣。先生憐之，振袂脫屣。使知區區，不足驕士〔四〕。此意莫陳，千載于今。我觀畫圖，涕下沾襟〔五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熙寧七年（一〇七四）十一月中旬作於海州（今江蘇省連雲港市）。案，詩集卷一二《次韻孫巨源寄連水李盛二著作并以見寄五絕》其二云：「不獨二疎爲可慕，他時當有景孫樓。」自注云：「巨源近離東海，郡有景疏樓。」查注引《名勝志》：「景疏樓，在海州治東北。石刻云：宋葉祖洽慕二疏之賢而建。疏廣、疏受，皆東海人也。」景疏樓上當有二疏畫像，此贊中有「我觀畫圖，涕下沾襟」之句，因知必作於過海州登景疏樓

時。蘇軾一生嘗兩過海州，一爲熙寧七年自杭州通判移知密州，二爲元豐八年（一〇八五）自常州起知登州。由杭移密時，蘇軾與孫洙（巨源）頗有唱和，屢言及景疏樓及二疏事。除前引詩外，又有《更漏子》詞「送孫巨源」云：「水涵空，山照市，西漢二疏鄉里。」又《永遇樂》詞敘云：「孫巨源以八月十五日離海州，坐別於景疏樓上。既而與余會於潤州，至楚州乃別。余以十一月十五日至海州，與太守會於景疏樓上，作此詞以寄巨源。」據敘可知，蘇軾曾於熙寧七年冬過海州登景疏樓。從上引「不獨二疏爲可慕」、「西漢二疏故里」諸句中，可見出蘇軾對二疏之仰慕；又此贊譏漢宣帝「以法馭人」，似亦有譏刺新法之意，與蘇軾熙寧年間之政治態度正相吻合，故此贊必作於此次登景疏樓之時。至於元豐八年再過海州，則未見有重登景疏樓之佐證。二疎：即二疏，指西漢疏廣、疏受叔侄。廣字仲翁，廣兄子受字公子，東海蘭陵（今山東省蒼山縣西南）人。宣帝地節三年立皇太子，廣爲太傅，受爲少傅。在位五歲，俱謝病歸。《漢書》有傳。案，蘇軾晚年詩文亦屢稱二疏，如文集卷六七有《題淵明詠二疏詩》，詩集卷四〇有《和陶詠二疏》，並可參見。然其意旨則與此贊大異其趣。

〔二〕「惟天爲健」四句：以天地之道喻君臣之道。《書·洪範》云：「彊弗友剛克，巽友柔克。沈潛剛克，高明柔克。」孔安國傳云：「友，順也。世強禦不順，以剛能治之。巽，和也。世和順，以柔能治之。沈潛謂地，雖柔亦有剛，能出金石。高明謂天，言天爲剛德，亦有柔克，不干四時。喻臣當執剛以正君，君亦當執柔以納臣。」天爲健：《周

易·乾》云：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。」此化用其語。健，此指天之剛德。不干時：不違背時令。

〔三〕「於赫漢高」四句：謂漢高祖劉邦以智謀權術王天下，凜然令臣敬畏，已喪君臣師友之道。於赫：贊歎詞。《漢書·韋賢傳》諫詩：「於赫有漢，四方是征。」注：「於讀曰烏。烏，歎辭也。赫，明貌。」「臣」：《宋文鑑》卷七五作「王」。

〔四〕「孝宣中興」八句：謂二疏因漢宣帝殺蓋寬饒、韓延壽、楊惲三人，故憤而辭歸。孝宣：漢宣帝劉詢。武帝曾孫。即位後，勵精圖治，任賢用能，好刑名之術，重視吏治。《漢書·宣帝紀》贊曰：「孝宣之治，信賞必罰，綜核名實……功光祖宗，業垂後嗣，可謂中興。」蓋：蓋寬饒，字次公。為司隸校尉，刺舉無所迴避，為人剛直高節，志在奉公。後以怨謗罪下有司，引刀自剄，眾莫不憐之。《漢書》有傳。韓：韓延壽，字長公。昭帝時為諫大夫，後任淮陽、東郡太守，甚有治績。宣帝神爵三年（前五九），代蕭望之為左馮翊。望之忌其名出己之上，劾延壽在東郡僭越不道，誅死。《漢書》有傳。楊：楊惲，字子幼。楊敞子，司馬遷外孫。宣帝時任左曹，因告發霍氏謀反功，封平通侯，遷中郎將。後因過為人所告，免為庶人。家居大治產業，接待賓客。友人孫會宗以書勸戒，惲答書有怨懟之辭。宣帝見而惡之，當惲大逆無道，腰斬。《漢書》附《楊敞傳》。案，蘇軾此八句用事有誤，前人多有駁正。宋邵博《邵氏聞見後錄》卷一六云：「又《二疏贊》：『孝宣中興……不足驕士。』三良臣謂蓋寬饒、韓延壽、楊惲也。」

意以孝宣殺此三人，故二疏去之耳。按《漢史》孝宣地節三年，疏廣爲皇太子太傅，兄子受爲少傅。至元康四年，俱謝病去。後二年，當神雀（爵）二年九月，司隸校尉蓋寬饒下有司，自殺。又三年，當五鳳元年十二月，左馮翊韓延壽棄世。又一年，當五鳳二年十二月，平通侯楊惲腰斬。皆在二疏去之後。以二疏因殺三人而去者，亦誤也。」所言極是。

〔五〕「涕」：《宋文鑑》原校：一作「淚」。

夢作司馬相如求畫贊并敘〔一〕

夜夢嚴君平、司馬相如、揚子雲合席而坐〔二〕。子雲曰：「長卿久欲求公作畫贊。」余辭以罪戾之餘，久廢筆硯。子雲懇祈，不獲已爲之。既成，子雲戲余曰：「三賦果足以重趙乎〔三〕？」余曰：「三賦足以重趙，則子之《太玄》果足以重趙乎〔四〕？」爲之一笑而散。其贊曰〔五〕：

長卿有意，慕蘭之勇〔六〕。言還故鄉，閭里是聳〔七〕。景星鳳凰，以見爲寵〔八〕。煌煌三賦，可使趙重。

校注

- 〔一〕 作年未詳。據文中「罪戾之餘，以廢筆硯」語，疑當作於貶黃時期。司馬相如：字長卿，西漢成都人。武帝時因獻賦拜爲郎，作品有《子虛》、《上林》、《大人》等賦。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皆有傳。「夢作」：《東坡外集》卷二三無。
- 〔二〕 嚴君平：名遵，西漢蜀郡人。卜筮於成都市，日得百錢，足以自養，即閉肆下簾讀《老子》。揚雄少時嘗從其游學，稱爲逸民。事具《漢書·王吉傳序》。揚子雲：名雄，西漢蜀郡人。長於辭賦，多仿司馬相如。又仿《易經》、《論語》作《太玄》、《法言》。《漢書》有傳。案，嚴君平、司馬相如、揚雄並爲蘇軾同鄉先賢，故軾夢其合席而坐。
- 〔三〕 三賦：指司馬相如《子虛》、《上林》、《大人》三賦。重趙：使趙國重。案，司馬相如慕藺相如之爲人。藺相如以其智勇却強秦，存趙國。故揚雄戲問：司馬相如如果能以三賦而如藺相如之使趙重乎？
- 〔四〕 「余曰」三句：蘇軾謂三賦之不足以重趙，正如揚雄之《太玄》不足以重趙，以明贊語「煌煌三賦，可使趙重」爲戲言。案，蘇軾素薄司馬相如、揚雄之爲人，文集卷六五《司馬相如創開西南夷路》稱其「始以汙行不齒於蜀人，既而以賦得幸天子，未能有所建明，立絲毫之善以自贖也」，《司馬相如之諂死而不已》稱其「真可謂小人也哉」；《隴仙帖》稱「夫所謂大人者，相如孺子，何足以知之」？於其《大人賦》深致不滿。

又文集卷一〇《晁君成詩集引》謂「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，揚雄是也」，卷四九《與謝民師推官書》云：「揚雄好爲艱深之辭，以文淺易之說；若正言之，則人人知之矣。此正所謂『雕蟲篆刻』者。其《太玄》、《法言》皆是類也，而獨悔于賦，何哉？終身雕篆而獨變其音節，便謂之經，可乎？」揚雄《法言·吾子》：「或問：『吾子少而好賦？』曰：『然。童子彫蟲篆刻。』俄而曰：『壯夫不爲也。』」然由蘇軾視之，則三賦與《太玄》並爲雕蟲篆刻，何能如藺相如之重趙？

〔五〕「其贊曰」三字：茅本缺，底本據《東坡外集》補。

〔六〕「長卿有意」二句：《史記·司馬相如列傳》：「少時好讀書，學擊劍，故其親名之曰犬子。相如既學，慕藺相如之爲人，更名相如。」

〔七〕「言還故鄉」二句：《史記·司馬相如列傳》：「至蜀，蜀太守以下郊迎，縣令負弩矢先驅，蜀人以爲寵。於是卓王孫、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。」言：助詞，無義。

〔八〕「景星鳳凰」二句：古謂景星鳳凰現於有道之國。《文子·精誠》：「故精誠內形氣動於天，景星見，黃龍下，鳳凰至，醴泉出，嘉穀生，河不滿溢，海不波涌。」後因以喻傑出人才。韓愈《與少室李拾遺書》：「朝廷之士，引頸東望，若景星鳳凰之始見也，爭先覩之爲快。」景星：祥瑞之星。「見」：同「現」。

集評

陳天定云：純是靈氣，飄忽而來。（《古今小品》卷七）

孔北海贊并敘〔一〕

文舉以英偉冠世之資，師表海內。意所予奪，天下從之〔二〕。此人中龍也〔三〕。而曹操陰賊險狠，特鬼蜮之雄者耳〔四〕。其勢決不兩立，非公誅操，則操害公，此理之常。而前史乃謂公負其高氣，志在靖難，而才疎意廣，訖無成功〔五〕。此蓋當時奴婢小人論公之語。公之無成，天也。使天未欲亡漢，公誅操如殺狐兔〔六〕，何足道哉？世之議公者〔七〕，才氣各有高庠〔八〕，然皆以臨難不懼，談笑就死爲雄〔九〕。操以病亡，子孫滿前，而啣嚶涕泣，留連妾婦，分香賣履，區處衣物〔一〇〕。平生姦偽，死見真性。世以成敗論人物，故操得在英雄之列。而公見謂才疎意廣〔一一〕，豈不悲哉？操平生畏劉備〔一二〕，而備以公知天下有己爲喜〔一三〕。天若胙漢〔一四〕，公使備，備誅操無難也〔一五〕。予讀公所作《楊四公贊》〔一六〕，歎曰：方操害公，復有魯國一男子慨然爭之，公庶幾不死〔一七〕。乃作《孔北海贊》曰：

晉有羯奴，盜賊之靡。欺孤如操，又羯所恥〔一八〕。我書《春秋》，與齊豹齒

「一九」。文舉在天，雖亡不死。我宗若人「二〇」，尚友千祀「二二」。視公如龍，視操如鬼。

校注

「一」作年未詳。孔北海：孔融，字文舉，東漢末魯人。獻帝時爲北海相。後入朝，官至太中大夫。對曹操多所非議，後爲操所殺。融好士，善文章，爲建安七子之一。《後漢書》有傳。「敘」：底本作「序」，據郎本卷五九改。

「二」「文舉以英偉冠世之資」四句：《後漢書·孔融傳》謂融「薦達賢士，多所獎進」，知而未言，以爲己過。故海內英俊皆信服之」。

「三」人中龍：喻出類拔萃之人物。典出《晉書·宋纖傳》。宋纖隱居不仕，太守馬岌歎曰：「名可聞，而身不可見；德可仰，而形不可觀。吾而今而後知先生人中之龍也。」

「四」特鬼域之雄者耳：《三國志·魏書·武帝紀》引孫盛《異同雜語》云：「（曹操）嘗問許子將：『我何如人？』子將不答。固問之，子將曰：『子治世之能臣，亂世之姦雄。』」此用其意。鬼蜮：蜮爲古代傳說中能含沙射影使人發病之動物。鬼蜮並言指陰險狠毒之人。宋范成大《講武城》詩：「阿瞞（曹操）虺武蓋劉孫，千古還將鬼蜮論。」

「五」「而前史乃謂公負其高氣」四句：《後漢書·孔融傳》：「融負其高氣，志在靖難，而才